

T 9117/4344(35)

續新齊諧

一



序

怪力亂神子所不語也然龍血鬼車繫詞語之

而公幸何稷雅頌語之在耶明視

# 續新齊諧

垂為文章所以窮天地之變也其理皆前人所不傳

生平寡嗜好以飲酒度曲博

無能焉又史外無以自娛乃隨園藏版

新齊諧序



詞園藏

齋條齋譜

序

怪力亂神子所不語也然龍血鬼車繫詞語之

商牛羊飼稷雅頌語之左邱明親受業于聖人

傳語此四者尤詳厥何故歟蓋聖人教人文行

已此外則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所以立人道

之極也周易取象幽渺詩人自記祥瑞左氏恢奇多聞

垂為文章所以窮天地之變也其理皆並行而不悖余

生平寡嗜好凡飲酒度曲構繡可以接羣居之懽者一

無能焉文史外無以自娛乃廣採游心駭耳之事妄言

妄聽記而存之非有所惑也譬如嗜味者饜八珍矣而



廣嘗夫蜚醢葵疽則脾困嗜音者備咸韶矣而不旁  
及于休僂僣休則耳狹以妄驅庸以駭起情不有博奕  
者乎爲之猶賢是亦禪譙適野之一樂也昔顏魯公李  
鄴侯功在社稷而好談神怪韓昌黎以道自任而喜駁  
雜無稽之談徐騎省排斥佛老而好采異聞門下士竟  
有偽造以取媚者四賢之長吾無能爲役也四賢之短  
則吾竊取之矣書成初名子不語後見元人說部有雷  
同者乃改爲新齊諧云

續新齊諧目錄

卷一

狼軍師

凡上弓鞋

白龍潭

露水姻緣之神

縊鬼申冤

執錫二童

趙氏三世爲神

張少儀觀察

屍合

葛先生

天后

陰氏妹

虎投河

武夷君

九華山

張稿公



受私橋

曹公夢

治妖易治人難

伏波灘義犬

浮海

刑天國

萬年松

虹橋板

天上過船

卷二

鬼狀

驅狐四字

女鬼守財待婿

僵尸食人血

鼠鬼

鼈精

雷異

紀曹孝廉夢

縊鬼畏魄字

蔡啞子

珠涇紀事

葉氏姊

牟尼泥

獺怪

天蓬夫

撮土避賊

沙彌思老虎

子不語娘娘

枯骨自贊

藤花送終

卷三

狙

地仙遭劫

張閻王

梁氏新婦

小婢八穴

吹銅龍送枉死魂



打破鬼例

道士留符

奪狀元須捐壽

炤心袍

羅刹國大荒

紹興李先生

怨氣變蛇

心經誅狐

早勉有三種

鬼脚甚香能行經受胎

王弼

蕭總管求焚

全州兵書匣乃水怪奔雲之骨

卷四

帝流漿

討亡術

學竹山老祖教

關帝現相

鼠作揖黃鼠狼演戲

温元帥顯靈

僵屍拒賊

亡父化妖

乾麋子

石某

物變

人變樹

水精碧霞洗

浮提國

刀瘡藥

乩仙靈蠢不同

拔鬼舌

蔣瑩溪

方宮詹

麒麟無腸

四耳貓

頭形如桶

鳥怪

劉子壯



黑牡丹

李秀才捕亡術

石樹榕

禪師吞蛋

含元殿判官

狐狸馱旗白鹿張傘

虎有黃光

正色立朝四字

狗兒

鵬糞

銀俵

蒼蠅替人治病

鼠薦卷

石人賭錢

犬逐通判

佛奴穿母脇生

彭祖舉柩

人皮鼓

指上棲龍

卷五

奪舍法

屍奔

骷骸三種

人氣分塵

鬼氣攝物

山魃怕桑刀

驅瘧鬼咒

陰沉木

織登科記

朱鹿田

飛僵

程嘉蔭

水虎

綠郎紅娘

文人夜有光

狐仙正論

外國

作勢渡水



唐公判獄

郭六

劉迂鬼

痴鬼戀妻

狐仙懼內

軍校妻

飛天夜叉

虎俵

狼牙

樓怪

武進兩異事

有子廟講書

米元章顯聖

麒麟喊冤

大通和尚

掠剩鬼

卷六

多官

祈夢二則

鬼被衝散團合最難

石板中怪

僵屍貪財

黃鼠狼着紙衣呼小將

徐明府幕中二事

同服琉璃效驗各別

夜航船二則

盛林基

趙友諒官刑一案

換尸冤雪

凡肉身仙佛俱非真體

動靜石

玉女峯

廬山禹碑

飛鐘啞鐘妖鐘

鼠渡江

鵬過

石中玉碗

瓜子妖

琴變



古北口城樓火箭匣

官受妓噴

京中新婚

張趙鬪富

未爾玫

梁制府說三事

官運二則

錢縣丞

卷七

乩仙

勒勒

雷擊兩婦活一兒

火神打踰

殺一姑而四人償命

悞殺金童

錢尙書

夢墨

錢狀元小名

歸寧女遇怪

龍誅龍

桑蠶

韓六

魍魎

獺異

柏香簪不宜人殮

獵戶說虎八則

鬼請上任

通幽法

喜婆

獺淫

虎困藤斗

甘公八夢

卷八

尸變

鬼買行頭

韓六三事後又綴一事

鬼買缺



溫將軍

鬼請喫烟

李生遇狐

仙童行雨

金能退鬼

秀結宜男

黑雀畏鹽

僵屍挾入棗核可治

量童子

靈符

吞舟魚

雞毛烟死蛇

蛇箱

番僧化鶴

謝珍格物

烟龍

形交氣交

蜜虎

滇南靈草

羊乳鹿

多角獸

江中黃猱

水虺

九尾蛇

蠍虎遺精

皖城雷異

卷九

天后繡女

桃源女神

安慶府學狐

湖南貢院鬼

雷異二則

人變魚

韓昌黎稱老相公

急湍自縊

照海鏡

穀佛

丹徒異獄

鬼怕討債



蘭渚山北來大仙

契賢囊中舉

楊老爺召穩婆收生

溺壺失節

三虎索命

梁相國解麥

齋猴

狗熊寫字

雷屑

牛漢水

陰陽山

亡夫領婦

卷十

淫詔二罪

人壽有定

關帝血食

惡人轉世為籠

奸夫死後報仇

董刺史雪冤

劉老虎

屈丐者

僵口

巾氏自椽

雁宕仙女

生魂八胎

女化男

人化鼠

唱歌犬

韓鐵棍

認鬼作妹

蟒過嶺

食猴名石掬

鐵牛法

妖術二則

種蟹

救溺死人法

鳥獸不可與同羣

拘蛇

金香一枝



小僮遇女鬼

懷慶水災

三王神請醫

續新齊諧第一

隨園戲編

狼軍師

有錢某者赴市歸晚行山麓間突出狼數十環而欲噬  
 迫甚見道旁有積薪高丈許急攀躋執柵爬上避之狼  
 莫能登內有數狼馳去少焉簇擁一獸來儼輿卒之昇  
 官人者坐之當中眾狼側耳於其口傍若密語俯聽狀  
 少頃各躍起將薪目下抽取枝條幾散潰矣錢大駭呼  
 救良久適有樵夥聞聲其喊而至狼驚散去而昇來之  
 獸獨存錢乃與各樵者諦視之類狼非狼圓睛短頸長



喙怒牙後足長而軟不能起立聲若猿啼錢曰噫吾與  
汝素無仇乃爲狼軍師謀主欲傷我耶歎叩頭哀嘶若  
悔恨狀乃其挾至前村酒肆中烹而食之

几上弓鞋

余同年儲梅夫宗丞得子晚鍾愛備至性頗端重每見  
余執子姪禮甚恭恂恂如也家貧就館京師某都統家  
賓主相得一日早起見几上置女子繡鞋一隻大怒罵  
家人曰我在此做先生而汝輩几上置此物使主人見  
之謂我爲何如人速卽擲去家人視几上並無此鞋而  
儲猶痛置不已都統聞聲而入儲卽逃至牀下以手掩  
面曰羞死羞死我見不得大人了都統方爲辨白而儲  
已將牀下一棒自罵自擊腦漿迸裂都統以爲瘋狂急  
呼醫來則已氣絕

白龍潭

彌勒縣舊城集漢夷雜處環山而居山麓有白龍潭寬  
可數畝有良田千頃築土壩以畜水榭臨大河水溢則  
啟閘以洩之雨時二龍相鬪狀如小蛇或見巨木一段  
蒙青苔而豎遊每每冲決壩岸一日衆農栽秧值細雨  
中飛魚大小成對如擺隊伍有絳衣女子持扇揮之偕  
至潭中隨卽不見相傳龍女歸寧云夷人儂二家天將



暮忽來衣孝服者云來投宿問其所需則索臥房一間  
一大缸滿貯清水而已儂疑客浴遂如所請並欲爲備  
酒食客曰不必惟有一事相煩更當重謝儂問何事客  
曰此地龍潭後有大樹君往伐之俟其將斷先用巨繩  
縛住俟潭中有兩羊相鬪卽斷繩倒樹儂許之黎明伐  
樹果見潭中水沸如潮有黑白二羊出鬪儂思當是此  
時乃斷繩而倒樹黑羊躍出水亦平復急歸欲告客以  
請功客竟遁矣問妻妻曰客在房未常出口乃其搜之  
疑其在缸啟覆觀之則黃金滿焉始知客卽白龍化身  
爭潭求助者於是潭遂以白龍名而儂家至今稱首富

露水姻緣之神

賈正經黔中人娶妻陶氏頗佳清明上墳同行至半途  
忽有旋風當道疑是鬼神求食者乃列祭品瀝酒祝曰  
倉卒無以爲獻一尊濁酒毋嫌不潔祭畢然後登墓拜  
掃而歸次春賈別妻遠出一日將暮旅舍尙遠深怯荒  
野無可棲止忽有青衣伺于道旁問曰來者賈相公耶  
奉主命相候久矣問爲誰曰到彼自知遙指有燈光處  
是其村落私心竊喜遂隨之去約行里許主人已在門  
迎客道服儒巾風雅士也樓閣雲橫皆飾金碧賈敘寒  
暄問曰暮夜迷途忽蒙寵召從未識荆不解何以預知



遠勞尊絕答曰舊歲路中把晤叨領盛情曾幾何時而  
遽忘耶賈益不解主人曰去年清明日賢夫婦上墓祭  
掃旋風當道者卽我也賈曰然則君爲神歟曰非也地  
仙也問所職司曰言之慚愧掌人間露水姻緣事賈戲  
云僕頗多情敢煩一查今生可有遇合否仙取簿翻閱  
笑曰奇哉君今生無分目下尊夫人大有良緣賈不覺  
汗下自思妻方少艾若或有此將爲終身之耻乃求爲  
消除仙曰是註定之大數豈予所得更改賈復哀求仙  
仰天而思良久曰善哉善哉幸而尊夫人所遇庸奴也  
貪財之心勝于好色汝速還家可免閨房之醜不過損  
財耳賈屈指計程業出門四日矣恐歸無及又思爲蠅  
頭微利而使妻失節斷乎不可乃辭仙而歸晝夜趕行  
離家僅四十里忽大雨如注遂不得前明午入門則見  
臥房牆已淋塌鄰有單身少年相逼而居迴憶仙言不  
覺歎恨妻問何歎曰牆塌壁倒兩室相通彼此少年獨  
宿其事尚可言而來問我乎妻曰君爲此耶事誠有之  
幸失十金而免賈詢其故曰牆倒後少年果來相調予  
逃往鄰家不料枕間藏金遂被竊去今渠怕汝歸業已  
遠颺問金何來則某家清償物也賈嗚官擒少年笞之  
而金卒難追此事程惺峯爲子言



縊鬼申寃

新安趙天如授徒黃氏酷暑畏熱夜不成寐向居停請  
易臥室居停爲指數處皆不當意怍一樓院內多花樹  
清風徐來趙喜之黃似不可趙疑切近內室黃曰非也  
上有鬼魅故未敢令先生居趙云無妨遂移榻焉秉燭  
以待夜半忽聞梁間有聲觀之則弓鞋雙垂而下年二  
十許之美人也凭欄望月取粧奩作梳沐狀復行至廂  
樓揭起覆瓦數溝取出白蠟六封攤几上展玩歎息仍  
復包裹藏瓦溝中覆蓋如故轉身至趙榻前將掀帷幕  
趙下榻叱逐直至樓下入後園竹林中而沒窺之內有  
新厝棺心知卽此崇明日晤居停問曰後園之鬼得無  
自縊者乎爲君家誰黃不覺泣下曰死者爲吾愛妾張  
氏性最敏慧掌出納銀錢一日收某處租三百兩甫交  
未幾及吾急需則烏有矣予一時盛怒以污蔑之言罵  
之詎知渠忿竟尋短見趙曰是君暴急之過然其事可  
得終明乎曰未也問有子否則現拜門牆者是也趙曰  
請爲白其寃拉黃登樓揭瓦溝取金出果然原物也其  
夜見鬼復下如前作梳沐狀取筆題詩于牆向榻前再  
拜而去詩曰小婢偷金去私藏瓦上溝今朝寃始雪我  
恨亦全休自後此樓安靜矣



執錫二童

順治進士蔣封翁名伊求嗣於靈岩夢禪僧指執錫二童爲之子因舉長子名之曰陳錫後爲雲貴總督晚年嘗曰吾命中尙應得一子久之夢其中堂曝錦被一牀一龍蟠裏其間適佃戶曹姓者送租并攜其女至甫十餘歲裹舊錦衣嬉笑公見大驚遂留納之生文肅公

趙氏三世爲神

常州趙恭毅公爲康熙名臣人所共知薨後有蘇州過姓者嘗識公於生前後泛舟洞庭薄暮見大舸順風而來旗燈皆書湖廣城隍司心竊異之及迫視則公危坐舟中方据案視事又陸先生子靜善勅勒之術嘗伏壇至二天門外見公亦在二天門奏事其子侍讀公以大臣子弟効力肅州軍前恭毅公薨 恩許奔喪侍讀哀毀邁疾病中每自詫曰嘔吐滿地使人難堪吾何爲居此職耶衆問何職曰痰火司也家人不知痰火司爲何神越日禱於東嶽行宮則兩廡果有痰火司神病革人見痰火司燈籠入門遂瞑其子副使公歿後逾年洪氏姑病昏不省人事恍惚至一衙署見公自內出訝曰妹何爲來此延入談家事甚悉姑問兄現在何官曰巡海道也事繁刻欲他出不能留汝且曰汝嫂亦不久人間



家中多事可屬兩姪慎之遣二役持香送歸及甦室中  
尙有餘香未幾族人以立嗣與訟兩年不寧又未幾其  
嫂黃恭人下世

張少儀觀察爲桂林城隍神

長洲顧某以父久病禱於神願以身代一日夢城隍神  
遣隸攝至署前不得卽入見有肩輿遠來顧側立以待  
乃其師也自輿中出執手慰勞且曰余已爲某方土地  
生何事至此顧具以告曰此大孝吾當爲汝曰之良久  
出曰今日神有事當改期遂甦越日隸攝如前至則神  
召入問其父病狀對曰骨瘦如柴神大怒趣隸杖之顧  
不解呼冤未幾內送一紙條出神見之色始霽曰汝父

設藥肆某年大疫不索藥值功德甚大且憐汝孝可以  
延壽一紀顧謝而出問旁人神何以怒曰獸中惟豺最  
瘦世人多訛作柴神始聞之以爲比父於獸故怒賴慕  
客辨明乃免署前所見諸人皆其鄉先輩以刑辟死者  
一人被縲絀一人將遞解遠行顧不識問之曰此原任  
知府某爲其部民所訴張公爲桂林府城隍神移牒取  
之耳問張公何人曰余亦忘其名嘗任雲南糧儲道今  
河南巡撫里公舅氏也張名鳳孫字少儀長洲人與余  
同舉鴻詞科少時有張三子之目三子者孝子君子才



子也生平多厚德宜其爲神然冥中不知其名但以戚黨官位相炫耀毋怪人之好談顯者矣

### 屍合

山東王倫之亂臨清焚殺最慘男女尸填河高千岸者數尺賊既平啟閘縱屍順流而下無懶者竊剝其衣故屍多裸露忽一女屍年可十七八裸仰水面流至閘則左足墜閘而止俄一男屍年畧相似裸流而下甫至閘間忽躍水而起與女屍合抱頸股交壓衆以篙撥之竭力不能開須臾流去亦不辯其誰氏子也

### 葛先生

河南汲縣李秀才就館村落夕行迷路遠望叢木間燈火趨之見一茅舍隱隱有讀書聲叩其門主人出迎年四十許見李延入自稱葛姓素好讀書厭塵市囂雜故隱此僻處且言其妻在家乏食爲妻母逼嫁明日將投河惟君能救望乞垂援言之泣下李唯唯因就止宿茵褥精潔旣明身臥塚上並無屋舍李駭極趨歸道遇一婦衣綠衣行且泣臨水將自投李挽止之詢其所以則葛姓妻也孀居乏食父母欲奪其志故覓死耳李以去舍不遠邀歸與嫗其述其異養爲已女李年已五十餘忽舉一子視其肩目酷肖所遇葛姓者戲以葛先生呼



之兒輒笑投其懷

天后

林遠峰曰天后聖母余二十八世姑祖母也未字而化靈顯最著海洋舟中必虔奉之遇風濤不測呼之立應有甲馬三一畫冕旒兼圭一畫常服一畫披髮跣足仗劍而立每遇危急焚冕旒者輒應焚常服者則無不應若焚至披髮杖劍之幅而猶不應則舟不可救矣或風浪晦冥莫知所向虔禱呼之輒有紅燈隱現水上隨燈而行無不獲濟或見后立雲際揮劍分風風分南北船中神座前必設一棍每見羣龍浮海上則風濤將作焚

字紙羊毛等物不能下便令舟中稱棍師者焚香請棍向水面舞一周龍輒戩尾而下無敢違者若爐中香灰無故自起若線向空而散則船必不保余族人之父某言其幼時逢漳郡官兵征臺灣祭纛教場中某隨父往觀見后端坐纛上貌豐而身甚短急呼父視之已不見

陰氏妹

吳郡申衙前陰某有妹才十二歲時方中秋家人方共飲聞比鄰婦逆其姑詆諆聲甚厲妹忽變色起持刀直入其家毀其几案捉婦將刃之家人奔救女力甚猛五六人持之方得脫挾歸問其故猶拗怒咆哮聲曰我



必殺此婦報其母家人強之臥則酣睡矣醒而詰之慚汗啜泣不自知其故

### 虎投河

紹興西鄉谿水甚深一兒戲谿上見虎來兒竄入水泅而出沒且覘之虎坐岸上耽視良久意甚躁急涎流于吻忽躍起撲兒遂墮水中憤迅騰擲谿水爲沸數躍數墮竟不能起兒獲免而虎溺死

### 武夷君

大興朱竹君學士督學安徽夢上帝召復武夷君位先生以文集未成泣辭帝許之醒而述其事于貴池令林

夢鯉聞者其異之後視學閩中謁武夷君廟廟內施設位置與夢中一一脗合心益異焉任滿復命無疾而終余按宋人說楊文公初生時遍身紫毛長一尺自呼武夷君與竹君先生相似

### 九華山

九華山最著神異相傳明季海公剛峯雨中皮鞋登山同伴告以皮鞋乃牛皮所作是葷非素不可著也乃易草履隨衆參神指廟中鼓問神曰此亦皮也寧非葷耶言畢忽霹靂從廟起將鼓擊碎至今廟鼓無敢用皮以布代焉有江南太平人顧翁生一子一女皆成立而妻



死塊然老鰥爲子娶農家女姜氏年十七性仁孝翁愛之亡何翁疾作而子未歸姜聞呻吟聲稟請延醫翁曰我足疾也但須溫煖便姜姜曰果若是又何難乃爲翁抱足眠蓋惟知盡孝不解瓜李嫌者次春子歸道經妹家妹以嫂孝告之子不能無疑而難子發口乃暮則抱襪被於別室不與姜眠姜心疑駭問其夫夫曰汝聞世上有翁媳同眠者乎姜始大悟曰吾哀翁老病實與同眠此心惟天佛知之耳其子笑而不答一日聞鄰媪鳴鑼誦佛聲出問何作曰將朝九華姜卽附件同行焚香跪拜畢見對山香爐峯懸崖絕壁問彼何名老衲曰此處名龍口香心跡不能自明可質証於鬼神者在焉姜聞大喜執香前往老衲阻之曰子作沙彌至今老矣未見有敢登者况娘子纖纖蓮步豈可冒險哉姜不聽直抵其處看者心悸果及半山而墮衆惜其已成齏粉矣鄰媪歸急告其翁翁怪其謬曰吾媳昨已返舍引鄰媪入果見姜瞑目盤膝坐蒲團上媪等驚曰此卽活佛何須更朝九華於是齊聲念佛而朝拜之姜始張目而起其驗蒲團上有九華山置四字在焉其問翁汝媳何時還家翁曰昨聞院內有聲心疑爲賊偕子往視則飛下吾媳也目瞑若死氣息奄奄故抬諸室問之則曰媳欲



表心迹故含忿而往並未慮及生死不料山高千尋足軟便墮亦不知何由而歸家嫗乃爲翁父子述其事於是夫妻相抱大哭遠邇驚異嗣後朝九華者先來禮姜云

### 張稿公

張稿公者滇南總督衙門掌稿吏也誠樸無私歷任制府多信服之一夕早起開門見縊尸高懸細認爲某甲緣訟事求稿公左袒而未許者因復閉門靜坐以聽外信及朝暾上再啟門則縊尸已不見矣私心竊喜旁午忽聞縣令出城相驗訪死者爲誰則門上縊尸某甲也始而駭繼而疑終莫解其故數月後遇市上賣菜傭趙某問曰某月之晨君見縊者驚乎稿公聞之招趙入室欵以酒食問何以知趙曰是予負去安得不知稿公曰我爾不相識何故負尸且負尸甚早城門柵欄未啟奈何趙曰予亦不解其故是日五更販菜途遇友人召予來此曰汝負此尸到某處必有厚利勝于販菜予慮城柵未開友曰無傷但從我行從之及柵柵開至城城開稿公問友人姓名爲誰曰認其人未問其姓亦市上交好者也借去烟插至今尙未見還稿公出百金謝之囑勿揚言而引一日趙閒步入城隍廟見十殿中有泥鬼



挂烟插頗似已物細認不謬因摘去且戲曰何久假不歸耶次早在市賣菜見前遇之友責曰似爾爲人極難相與一烟插之微何卽在大衆前笑我趙方欲道契濶問姓字適呼買菜者又至一掉頭問其友渺然不見

### 受私橋

臨安府張大興李二爲莫逆交李家雖屢空然賦性不苟故張重之一日向張道貧苦張適有積金數百因盡出以付李相約除存本外瓜分其利不料數年間李資本盡喪而歸閉門高臥絕不見張張靜待之許久不至值嫁女期迫因登李門問之李盛若罔聞張怒互相爭

罵觀者如堵問張則言李無良問李則言張官騙兩無中據難定曲直李嘵嘵不屈張愈忿曰汝明日若敢赴城隍廟盟誓摸錢吾卽休矣李謾應之蓋鄉人信鬼神相傳城隍神最靈神前熬油鍋置錢其中理直者手摸不爛否則必爛故脅之明日張果來迫李李亦不懼同往至廟撞鐘鼓陳顛末然後置鐵鍋熬沸油擲一錢于油中令入手摸李竟取出而手無恙於是衆咸非張張亦不能再辨後李別作生業數年間滿載而歸於是計算張氏本利若干盡爲歸楚親登其門張曰交已絕矣義不受金李曰實借君物何敢負德待來世作馬牛償



耶推讓再三張終不受于是鄉里爲之區畫廟前有板橋已朽請將此金易之以石並問李曰前既昧良何敢盟誓李笑曰彼時非敢昧良實恐一經承認卽須原物粉骨難償故先至廟禱神默佑待發財時再報答張友不意神靈如是衆聞之咸笑曰城隍神乃受君私耶後橋成無名因顏其橋曰受私橋

### 曹公夢

海陽曹孝廉銓得廣西某縣親友來賀公欲引疾不赴曰幼年曾作異夢幾時入泮幾時婚娶幾時生子中舉選粵西某縣爲穿白甲二將軍所害細紀所歷一一皆驗不爽毫髮今所選缺又恰符合地多苗蠻野性莫測先幾之兆可不趨吉而避凶哉於是有言夢不足徵者有以期年半載相機進退勸者公不得已就道及抵某縣民淳吏樸公甚安之數年後忽有呈開銀廠者公爲轉詳奉上檄委公採辦公親詣廠所視其開挖及礦則見白氣二道宛如長虹直冲公前公驚而仆返館舍至夜半竟卒家人方悟白甲之徵

### 治妖易治人難

漢陽令劉某性方鯁治祝由科邪教過嚴有好民上控撫軍撫軍戒飭之公抗言抵觸撫軍怒曰若果才能有



泗陽州某案若能審辦乎劉唯唯先是泗陽有金桂姐受黃氏聘及婚期綵輿迎至家則兩新婦齊出簪珥服飾聲音體態無不相肖因之未敢成禮仍以兩女歸金金父母無從分別於是兩姓俱以人妖莫辯訴官由州至撫案懸半載俱未能決故撫軍以之難劉劉稟請提案至撫軍公署候審并請臨審時借用撫軍寶印撫軍許之臨期公喚兩女隔別細鞫並其父母庚甲產業陳設一一盤詰及核供詞如出一口公乃喚二女至案前曰觀汝二人原是一胞雙生若並斷與黃家恐爾父不肯吾今特設一鵲橋在此能行者斷合否者斷離乃

鋪白布如橋從儀門直接公座命二女行布上一辭不能盈盈淚下一則欣欣然喜形于面公叱淚下者逐出署外喚喜者登布上此女如履平地步至公前公暗擊院脚從頭擊下兩旁覆以網乃現為狐投之江中於是索結撫軍大悅奏陞漢陽府知府從此遐邇歌龍圖再出矣漢陽有茶客攜重資歸中途為盜所追奔至漢川求救於逆旅主人主人沉吟至再曰誠若是則此處非君所宜棲可速投某武孝廉家庶保無虞引至孝廉家孝廉兄弟為具酒食掃臥榻囑曰倘夜間有動作但安眠毋輕出視客寢矣兄弟秉燭待盜盜果踪至彼此格



鬪被孝廉殺其四餘三盜逾垣逃天明呼客起赴縣呈報詎知客出未幾府差早至將孝廉兄弟鎖去蓋黠盜偽作茶客先以謀財害命連夜赴府擊鼓求救故劉公發差就近將孝廉兄弟拘到問供孝廉兄弟陳述顛末請釋一人保家公不許並下于獄盜返入孝廉家將其家口盡殺而逸及公覺急釋之已無及矣嗚呼公能斷狐竟不免爲盜所賣豈非治妖易治人難耶

### 伏波灘義犬

伏波灘入廣之要區因其地有漢伏波將軍廟而名也某年有客收債而返泊其處船戶數人夜操刀直入曰汝命當畢于斯我輩盜也可出受死勿令血汗船艙又需滌洗客哀求曰財物悉送公等肯俾我全屍而斃不惟中心無憾且當以四百金爲酬盜笑曰子所有盡歸吾囊橐又何從另有四百金客曰君但知舟中物豈識其餘乃出券示之曰此項現存某行執券往索可得惟我清醒受死殊難爲情請賜盡醉裏敗蓆而終可乎盜憐其誠果與大醉蓆捲而繩縛之拋擲於河甫溺有犬躍而從焉俱順流傍岸犬起扒擊廟門僧問爲誰不應及起關見犬走入渾身淋漓啣僧衣不放若有所引隨至河邊見裹屍俱欲散去犬復作遮攔狀僧喻其意擡



屍至廟撫之酒氣蒸騰猶有鼻息解其縛驗席上有齒痕始知是犬噬斷乃與茶湯而臥明晨客醒曰盜走水路我輩從陸告官當先盜至蓋度其必執券而往某行也僧諾與俱盜果未至因告行主人以故戒勿泄俄而盜果持券至主人偽爲趨奉遣客鳴官遂皆擒獲客偕犬同歸終老於家不復再出著義犬記

浮海

王謙光者温州府諸生也家貧不能自活客於通洋經紀之家習見從洋者利不貲謙光亦累貲數十金同行初至日本獲利數十倍繼又往人衆貨多颶風驟作飄

忽不知所之見有山處趨往泊之觸焦石沉舟溺死過半緣岸而登者三十餘人山無生產人跡絕至雖不葬魚腹中難免爲山中餓鬼衆皆長慟晝行夜伏拾草木之實聊以充饑及風雨晦冥山妖木魅千竒萬怪來海狎人死者又十之七八一日走入空谷中有石窟如室可蔽風雨傍有草甚香掘其根食之饑渴頓已神氣精爽識者曰此人參也如是者三月餘諸人皆食此草相視各見顏色光彩如孩童時常登山望海忽有小艇數十見人在山泊舟來問知是中國人遂載以往皆朝鮮徼外之巡攔也聞之國王蒙召見問及履歷謙光云係



生員王笑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耶因以浮海爲題命謙光賦之謙光援筆而就曰久困經生業乘槎學使星不因風浪險那得到王庭王善之館待如禮嘗得召見屢啟王欲歸之意又三年始具舟資送謙光并及諸人回家王賜甚厚謙光在彼國見諸臣僚賦詩高會無不招至臨行贖餞頗多及至家計五年餘矣先是謙光在朝鮮時一夕夢至其家見僧數甚衆設資冥道場其妻哭甚哀有子衰絰以臨謙光亦哭而寤因思數年不歸家人疑死設薦固矣但我無子巍然衰絰者爲何誠夢境之不可解也但爲酸鼻而已又年餘抵家几筵儼然衰絰傍設夫婦相持悲喜詢其妻作佛事招魂正夢回之夕又問衰絰爲何人之服云房姪入繼之服也因言夢回時亦會見之更爲慘然

### 刑天國

謙光又云曾飄至一島男女千人皆肥短無頭以兩乳作眼閃閃欲動以臍作口取食物至前吸而啖之聲啾啾不可辨見謙光有頭羣相驚詫男女逼而觀之臍中各伸一舌長三寸許爭舐謙光謙光奔至山頂與其衆拋石子擊之其人始散識者曰此山海經所載刑天氏也爲禹所誅其屍不壞能持干戚而舞余按顏師古等



慈寺碑作刑天氏則今所稱刑天者恐是傳寫之訛又  
徐應秋談薈載無頭人織草履蓋戰亡之卒歸而如生  
妻子以飲食納其喉管中如欲食則書一饑字不食則  
書一飽字如此二十年才死又將軍賈雍被斬持頭而  
歸立營帳外問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帳中人應曰有頭  
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此亦刑天之類歟

### 萬年松

廣東香山縣鳳凰山有萬年松數株西洋人架梯取之  
其松忽上忽下隨梯轉移洋人怒用烏鎗擊之連發數  
十鎗卒不能得松至今青葱如故

### 虹橋板

福建武夷山大藏峯山洞中凹處有大小千百條橫斜  
架立千萬年不朽不落色如陳楠朱文公云是堯時居  
民所棲避洪水處後水退而木存然木狀非受過釜斤  
者山洞羅列羣木如民間開木行者然山下灘水  
舟不能泊余至武夷親見之後到杭州又見孫景家  
藏虹橋板一片木微香肌紋細潤梁山舟侍講鐫詩其

上

### 天上過船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四日風雷大作儀徵縣江邊一



客船被風吹至空中落在洪澤湖沙灘上舟中米客六人及器物盤碗俱絲毫無損但據揚州人云是日親見有一船從雲中過去初意猶以為大鳥也

續新齊諧第一

續新齊諧第二

隨園戲編

鬼狀

河南祥符縣最繁劇凡各州縣申解院司案件有覆審者多委辦焉自理詞訟雖常接受而示審無期反致沉摺令尹鮑公勤于堂事一夕收呈狀若干未及細閱即交幕友批發次日幕友問公曰某處命案可往驗否公曰未見呈稟安得有此索狀觀之則是謀殺親夫狀也丙載奸夫姓名自稱雙瞽某被殺某處屈指計之隔十六年矣公愕然曰案懸十六年事頗怪因將各呈俱為



批發獨壓其呈不發逢收呈日又親點名過堂並無瞽  
者及晚查閱則前瞽者呈又在內矣公問書役汝輩可  
識劉順否或答曰有其人現充臬司厨役公赴司請拘  
克犯臬司交公帶訊供認不諱先是劉順本屬無賴在  
城外河口以馱人渡河爲生值瞽者夫妻同行見其妻  
有姿遂萌惡念于負渡時卽戲挑之曰娘子嫁一瞽者  
殊非終身了局倘不子嫌愿同白首其妻心動共給瞽  
者憩樹間解裹足布勒死挖坑埋之遂成夫婦僞作逃  
荒者至外縣雇佃于巨紳家遂學烹飪頗有所積乃挈  
妻入汴城充臬司厨役公廉得真情卽往掘驗屍未朽  
傷痕宛然於是劉夫婦皆伏誅

驅狐四字

周公世僕宰虞城時有耿家庄劉化民家患狐百法驅  
禳無效因訴于公牒移城隍公從其請狐在空中喝曰  
汝求城隍城隍奈我何崇之益甚公謂神且莫制殊難  
爲力其友沈松濤曰予在息縣有巨紳某之子甫畢姻  
迫于父嚴恐戀新婚促令從師遠讀且督責日無故不  
得擅歸其子綢繆燕爾未免妄想一日獨坐書齋見隔  
牆有美人露半身秋波流注挑之微笑而下方欲移几  
梯接又見牆上立金甲神手執紅旗二桿一書右戶一



書右夜向女招颺文杳然遂滅今試寫四字在紙上試之何如因裁黃紙二方研硃砂書之令劉持歸貼戶牖間是夜狐來果却步而言曰戶夜神在此今且讓汝三年後當再來從此寂然周旋卽陞去不知其後若何其時內幕蔣生知此情節聞紹興桂林庵有三尼亦被妖纏蔣乃教以用硃砂如法書右戶右夜四字貼其樓牕無風自啟樓上狐扒窺一夜聲如鐵甲至曙始息狐盡逃去余按四字平平不解出於何典乃能降狐如是故誌之

女鬼守財待婿

安陽縣楊某開客店有女適湯陰縣鄧某負販家貧楊妻杜氏常以錢物周給之楊蓄白金數十兩扃櫥中婦思竊少許與婿作資釜而未得閒一日鄰人招楊飲婦瞞夫出因啟櫥歷試數鑰鎖始開取金才出聞楊遽歸婦倉卒納金懷中閉櫥闔鎖而起然金在手無處藏匿往埋後苑土中楊夜啟櫥不見金知爲婦竊疑其贈與所私詬訾百端婦忿極俟夫睡熟縊死死後鬼常作祟楊不能安其居乃賣屋遠徙先是婦未死時鄧已攜妻往湖北依其叔叔業醫坊六旬餘無子見姪大喜認爲已子自是鄧夫婦身登樂土矣數年後楊女思其父母



倩夫往探鄧襪被往則故宅依然而主人非矣日已昏  
暮鄧行倦欲宿其家主人辭曰客房已滿無下榻處惟  
後堂兩楹相傳有鬼能崇行旅至今扃閉無人歇宿鄧  
云此屋舊屬子岳家乃子熟遊地何曾有鬼縱有鬼暫  
歇一宿諒亦無礙主人從之移燈啟戶設牀掃塵鄧展  
衾解履和衣偃息夜將半聞堂西角嚶嚶哭聲急起視  
之一女鬼披髮垢面傾身來撲鄧跣足急走幸堂中設  
一方几藉以障身鬼東人西鬼南人北駭急欲號而口  
不能出聲見庭中月白如晝奔立月光中鬼追至不敢  
犯惟兩目眈眈注視而已月移一寸人退立一寸鬼近

一寸月移一尺人退立一尺鬼逼近一尺月上庭牆鄧  
負牆立須臾月移至膝鬼蹲身來曳其足鄧歎曰不意  
鄧某乃死於此鬼聞語遽釋手曰汝爲誰曰我湯陰鄧  
某鬼曰是吾婿也胡不早言幾誤殺汝因告以身死原  
由及埋金處曰趁天未曉無人知速取金去我所以作  
祟者守此財以待汝耳今日心事已了予亦不復作祟  
矣乃趨堂西角而滅鄧往掘地果得金攜歸因益營運  
家小豐焉

### 僵尸食人血

吳江劉秀才某授徒於元和縣蔣家清明時假歸掃墓



事畢將復進館謂妻曰予來口徑某處訪友然後下船  
到閭門汝須早起作炊婦如言雞鳴起身料理劉鄉居  
其屋背山面河婦浙米於河顛蔬於圃事事齊備天已  
明而夫不起入室催促頻呼不應揭帳視之見其夫橫  
臥牀上頸上無頭又無血跡大駭呼鄰里來看羣疑婦  
有姦殺夫鳴之官官至檢驗命暫收殮拘婦考訊卒無  
實情置婦獄中累月不決後鄰人上山採樵見廢塚中  
有棺暴露棺木完固而棺蓋微啟疑爲人竊發呼衆啟  
視見尸面色如生白毛徧體兩手抱一人頭審視識爲  
劉秀才乃訢官驗尸官命取首首爲尸手繫捧數人之  
力挽不能開官命斧斫僵尸之臂鮮血淋漓而劉菜之  
頭反無血矣蓋盡爲僵尸所吸也官命焚其尸出婦獄  
中案乃結

鼠鬼

漢陽崔某家素封選雲南知縣攜家到任留一老僕守  
門自廳以後俱封鎖而去數年後罷官旋里居纔數日  
家人羣告佛樓上每夜有怪崔素膽壯移牀宿樓下思  
覘其異漏初下滅燭就枕卽聞樓上拍案聲捶椅聲繞  
樓行走聲又如官府出門皂役拖板子聲少頃漸次下  
樓降梯一級又如椎擊梯板聲崔駭極拍牀大叫又如



人復曳椎上樓聲家人畢集以火上樓燭之虛無一物  
益信以爲非妖卽鬼延巫覡祈禱不靈一邑哄傳崔家  
有鬼崔苦藜園一部內有膽大者數人思一睹鬼狀乃  
入夜塗面易服一人扮伏魔帝君一人扮周將軍侍立  
然燭以待忽一鼠自神龕頂上竄下尾大如棒椎三人  
急下追捕鼠因尾大身體遲滯頃刻就縛細視其尾乃  
灰塵疑結重可數斤不知其故崔恍然悟曰昔年此鼠  
竊食燈油子自後潛捉其尾鼠力竄脫去尾則盡褪膏  
血沾身灰塵日積月累致作此狀曳地作聲笑數月來  
祈禳紛紜空見鬼也

鼈精

吳縣孫香泉女適同縣某生女偶食鼈得怪疾喜則明  
妝茲服笑舞百出怒則拋盆擲碗詬詈不情或二三日  
不食或一食可兼數人之饌日漸尪羸女爲祖母所鍾  
愛因迎歸養病祈禱醫藥無驗數日後病輒一止止時  
卽如平時家人問病狀女云初見一皂巾綠袍人向予  
臉噓氣卽身不自主其一切語言舉動皆綠袍人所爲  
問食兼數人何也曰非我食也一紺衣人暨兩皂衣人  
向綠衣人索食措予飲噉以饗之綠衣人臨去必伸長  
其頸舌三舐足三踊不知何故時香泉客河南畢中丞



幕中家遣急足以女病告之孫卽束裝歸攜女避元妙  
觀蓑衣真人殿中崇如故孫思載女遠出或可避之賃  
船欲往揚州無錫顧晴沙觀察與孫友善聞其事邀至  
家中怪亦隨往觀察肅容莊論冀以正理壓服之女掩  
耳曰腐氣迂儒之談勿污吾耳因口吐白金一小錠細  
珠數粒示觀察云此緣袍人聘我禮也約月望來娶孫  
恐女爲怪祟死急偕女解維過發將抵鎮江女忽云彼  
若往揚州我輩畏江神奇老爺不能渡江奈何徐云我  
有計矣不必待望日卽于此時娶之可也女旋卽偃臥  
呼號腹痛欲絕孫恐女卽死許其返棹旋里女腹痛

止至望日家人惶懼恐女有不測而女故無恙孫因札  
致畢中丞爲代請龍虎山張真人除怪真人得書遣鄒  
法官至設壇作法三晝夜而女病痊孫問是何怪法官  
云緣袍者籠紺衣者鰕是衣者龜窟在石湖湖心亭下  
因汝婿家殺其子孫太多故率其類來報讐適遣六丁  
盡已拘去汝女無患矣余按江神名奇相見博物志

### 雷異

金壇瓜渚有某者其子幼時與某姓爲婚未幾某卒妻  
矢志撫孤屢遭饑饉子旣長不能行娶禮遂囑媒氏辭  
婚令別擇婿某夫婦詢之女女志堅不奪媒復命母子



計無所出居久之母呼其子曰吾十數年來饑寒交迫不萌他念者望汝成立室家爲爾父延一線也今冀榮相守雖百年何濟余昨已議改醮某姓得金若干爲汝娶婦若干償宿逋今金具在牀頭汝可視之子噤不能出一語母泣曰速請媒氏言之余坐待汝夫婦成禮然後去子泣不應母促之再三乃往時鄰左博場有羣匪竊聽乘某子夜出穴壁偷金去母晨起失金遂自縊越宿子偕媒來啟戶不見其母怪之使媒坐客舍而已入內見母已死痛極亦縊媒怪其久不出呼之無應者窺其寢母子俱懸梁死駭極而號鄰衆畢集咸不解其故

媒因奔告女之父母女聞之亦縊時方隆冬天忽陰晦雷電交作震死博徒七人某子某女俱索斷而蘇惟某母救亦不醒一時聞其事者相與嘆曰貞烈節孝三事萃於一門而一時俱死非其命若無人爲之伸理雷爲之申者斯亦奇矣至于蘇男女二人使之完娶而節母則聽其悠悠不返所以曲全之者又如此誰謂雷無知耶

紀曹孝廉夢

孝廉曹君履青弱冠時冬月染疾困臥五六日一日夢在治西橫街有在後呼其姓名者回視不相識叩之則



曰奉府君召問何事干涉曰往自知耳適族伯用章至  
向公人緩頰云我同姪往何如公人頷之曹于路問公  
人云近聞城隍非楊公誰爲攝篆曰東漢袁公也遂別  
去用章攜履青同行步履迅速街衢月色甚皎但覺陰  
氣中人兩旁屋宇門戶俱掩門楣上各樹楮錠一二串  
數里中所見無異俄達一曠野遙望高垣如城正南有  
雙扉用章叩之內有人應聲啟扉入命向東廊行少前  
用章不知所在覺力倦欲稍憩徙倚一門首見室前有  
十數人或繩繫足或索拴頸坐立不等室後半皆羊豕  
不得已坐檻外忽諸囚咸伸一手出戶如索物狀諸羊  
豕俱來嗅衣啣足曹甚窘怖旁有人呼云勿無禮所需  
當卽見付未幾公人傳訊出票相示方恍然知爲前身  
且曰君父子爲人作券中其人負心今屈來一証耳毋  
懼也至署門有吏捧冊來詞色間似索規例前一人又  
曰有有遮日取諸我家遂止忽有人短衣跣足左右望  
如探訪公事者官吏揮叱之遽閃避但見壁上如黑烟  
一片纏纏散去俄聞內陞座訊供用刑拷掠聲甚厲少  
頃有人出外云勿須到案某吐實情矣見內牽出一囚  
髮髻鬆覆額一手着膺一手撫背胸口索貫其中并縛  
前後手疲憊斜行意卽捕囚也署前各散寂無人踪探



首窺內廳堂三楹兩廊肩輿牌棍儀仗悉如人世衙署  
進數武母舅周子堅已先在曰甥來作証耶因相勞苦  
益翁卽宿世債主云時翁之仲兄方死語次及之翁泣  
然曰亦在此我不忍見也正敘語間前吏來曰請回已  
久何尙滯此隨之出署前見一大池垣週四圍池中一  
逕石片相接履之兀兀有聲轟然墮水水如渦旋旋轉  
甚疾心甚惶迫忽見岸上蓮燈萬柄閃爍照耀往來不  
定其行甚速燈亦漸遠陡然擱淺一無所見視之乃治  
後玉帶河潰也月光西墜譙樓五鼓矣相扶上岸送周  
翁出北門已仍向西返舍豁然而醒身臥牀上望月影  
聽更聲一一如夢自是病瘳

縊鬼畏魄字

瀨江有二士相友善甲年長而性凝重乙妻呼甲以伯  
相見如家人俄乙妻死續娶少艾甲以嫌不在踪跡久  
疎一日暮雨避宿茶亭距乙家二里許忽見乙前妻至  
甲心動色變乙妻曰伯無懼妾乃有求于伯吾夫後娶  
者勤于家事善撫妾子女今日微反目有縊鬼知之將  
令投環此人若死吾家蕩然矣祈一往救吾夫甲曰吾  
非師巫往何能驅鬼汝在冥中反不能禁耶乙妻曰是  
惡戾之氣妾焉敢敵須伯一往甲不能已隨之行至門



門已閉矣乙妻已從旁隙入啟戶不知何時已燃燈矣  
移一椅至中庭告甲曰伯坐此有麗人來假道者卽縊  
鬼也堅坐勿動彼自不敢前妾當在坐後視之少頃果  
見一女手執紅帕含笑婉言曰妾有事欲前盍少退甲  
不應女乃却退乙妻曰彼去當復來來則意態甚惡伯  
勿怖也須臾女至曰君胡不避甲仍不保女忽披髮噴  
血突至甲前甲厲聲叱之鬼亦滅乙妻曰惜哉伯勿呼  
但以左手兩指寫一魄字指之入地彼一人不能出矣  
今雖暫滅彼必暗往吾家伯可急叩吾夫寢門甲如言  
乙從夢中辨其聲曰兄何暮夜至此曰君勿問我且問  
尊嫂安在乙繞牀捫之不見急啟門呼甲入燭之乃懸  
于牀後共解其縊灌以湯徐徐而蘇乙問妻何苦尋死  
妻曰吾初不知恍惚有婦人邀我至園中尋玩片時見  
若有圓窗者令我引領望之我頭入窗遂不能出甲因  
具道所遇而乙前妻杳無迹矣江西堪輿陸在田與甲  
善言其事

### 蔡啞子

常州有生而不能言者蔡姓逸其名世居郡北青山莊  
家貧行乞人皆呼爲蔡啞子啞子無他技諸乞兒莫善  
也獨有許道士待之厚久之許道士死于朱家村屍有



重傷許氏鳴朱某於官煨煉成獄擬大辟或曰朱某實斃之死誠當或曰恐有冤然莫知的耗一目蔡啞子至朱家村村人曰啞子來與爾食蔡啞子忽張目大言曰我爲朱氏雪冤而來勿暇食也村中老幼驚駭時朱氏以許道士一案家產蕩然計無所出謂啞子曰事關人命汝無戲言啞子曰到官我自能白之於是朱氏族衆及鄰保數百人共拉啞子入城太守李公適坐堂皇詰訊啞子啞子曰殺人者許兩公也與朱某何與歷言情事鑿鑿因卽簽拘許兩公兩公方與羣輩避暑瓜棚賭錢拘至一訊而服立出朱某于獄初兩公與朱某爭客行不遂故設計拉許道士於僻所毆斃之與尸朱某門事甚秘然獨不避蔡啞子者以其生而不能言也朱某感其再生之德往乞隊中作謝諸乞兒曰噫啞子死矣蓋卽朱某出獄之日云

### 珠涇紀事

嘉興珠涇地瀕湖有童年十三歲跨牛背韁繩拴于腰飲牛于湖牛入水漸深及及童足久許牛忽驚走童顛墮水岸上人恍見有物排浪吞童牛奔上岸繩尾拽起一鮎魚形如小舟羣譁然始知牛初爲魚所齧負痛而奔奔太速童遂墮而童與牛繩相繫魚雖餌童而繩不



得脫因爲牛曳出如漁人之釣者衆操刀斫魚冀重尙  
可救及童出氣已絕而衣服髮膚毫無所損鱗魚肉秤  
之得三百八十餘斤封君朱緒三自吳門歸述其事云  
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十一日

葉氏姊

葉星槎別駕之姊適張氏婚未四十日而寡無子歸守  
節于母家別駕爲請旌于 朝乾隆己酉姊年七十二  
矣偶秋日遊園中忽冷風如箭直射其心臥牀醫藥罔  
效而食量頓增素持長齋病後大索葷腥且能兼數人  
之食終日向空絮語兩手作支吾拒抵之狀頤頰間時

有傷痕徹夜呼號侍婢皆不得眠唯別駕在坐則安睡  
片時如是數月醫者莫能名其病別駕乘其神氣稍清  
時詢以終日喃喃與誰其語所患何處痛痒而呼號不  
止姊初不答強問之乃長嘆曰前世孽也彼日我遊園  
時忽陰風吹來毛髮俱悚急歸房中見一短小婦人面  
靨而麻着白布單衣渾身補綴攜兩小男亦醜惡藍縷  
相隨婦呼我曰天兒呼我曰爺我前生乃男子也江西  
人姓顧饒于財婦爲我妻兩男皆我子我嫌婦醜醜殺  
之並醜二子而連娶二美婦以天年終婦沉寃百年索  
我不得上年遇張得新得新前世與渠有瓜葛親乃告



知我在此處並引之至園又以室有此壇不得入內匿  
園中者半年今始相遇要我償命我亦恍然覺前生殺  
妻殺子實皆有之猶憶身死後閻羅王以我生前有罪  
須審但怨主未至且罰作女身而使早寡皆了了于心  
目間悔之無及彼母子三人者曰披我頰扒我喉使我  
不得一息平安食非我食而我不自知飽呼非我呼而  
我不能禁聲其苦甚矣惟弟在側則三鬼潛匿若他人  
皆不畏也所以隱忍不言者以事太怪而又可醜今不  
得不以實告弟須爲我傳說于世使知因果顯應雖隔  
世不相寬假雖念佛齋僧絲毫無益也言畢泣數行下

所謂張得新者乃葉之老僕死已多年者也別駕聞之  
駭然向空喝曰冤冤相報理所固然汝輩固含冤何  
不索報于前世未死之時而容其以天年終又何不索  
于既死之後而容其再轉人身遲至七十餘年之久大  
覺糊塗非情理且冤仇宜解不宜結我爲爾延高僧超  
度三人早投人生如何姊搖頭曰渠說不願只需兩件  
衣服上身便好葉卽製大小紙衣三襲方持入戶姊忻  
然起坐牀前兩手盡力扯擗云我妻穿一件白布衫破  
爛不堪純以斷線縫補解之不開我爲盡力擗之才得  
脫體今甫換新衣便覺容貌漸漸可觀雖醜亦像人矣



其實紙衣猶在桌上未焚乃謂三鬼已着于身也別駕又嗚曰衣既易可速去姊呢喃片刻云渠尚要黃金數錠白銀一千兩別駕有難色姊曰勿難只佛草數莖錫鏤一千耳佛草者麥草也于是眷屬輩羣取麥草朗宣佛號而斷之麥草中間有零星顆粒墜地姊曰是絕好珍珠何可拋棄皆令拾起頃刻得草數百莖姊呼曰止渠等嫌重不能勝矣宜更與一包袱乃剪紙爲袱并錫鏤一千焚于牀前姊卽瞑目鼾睡別駕出見客逾數時姊醒詢以怨鬼去否曰去矣要我親送出大門問鬼得衣物喜否曰不喜亦不謝但云著此衣可出去見官府矣我送渠轉入門時弟方送鄭六爺出我避于門側策不看見我耶鄭六爺者別駕所見之客內室所不知者也羣相駭異自是相安眠不復索飲食未三日忽呼曰二奶奶來矣又呼曰三奶奶來矣囁語相寒溫或笑或泣刺刺不休詢之則云此二婦乃我前生繼娶之兩室也陰司以大奶奶事要質審故將二婦囚閉已久不得托生今大奶奶得我衣財向各衙門告准放出兩婦質訊故先來相看且云明日當赴城隍處聽審我其休矣嗚咽不自勝至夜三鼓呼號甚慘遲明榴右股痛甚視之一片紅腫若受杖者次日復呼左股痛繼呼足踝痛



皆紅腫潰爛流血淋漓委頓特甚僧語別駕云我事本無可辨到宋卽一一承認乃既兩次受杖復一次受夾而案終不結奈何自是遂不能言又十餘日方死此乾隆庚戌年二月中事別駕親言之

### 牟尼泥

進士湯聘爲諸生時家貧甚奉母以居忽病且死鬼卒數人拘之到東嶽聘哀籲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聘死則母不得獨生且讀書未獲顯親揚名烏可卽死望帝憐而假之年東嶽帝曰汝命止秀才壽亦終此冥法森嚴不能徇汝意加增功名壽算也聘拔案哀號聲徹堂

階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裁奪命鬼卒押至官聖處宣聖曰生死隸東嶽功名隸文昌我不與焉回時路遇普門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盍允之以勸世鬼卒曰彼死數日屍腐矣奈何大士命善才往西天取牟尼泥補完其屍善才往越三日裹取牟尼泥來泥色若梅檀其香不散同與善才同至家而屍果腐爛蠅蚋嘍於外虫蛆攻其中見一燈熒然老母垂涕是時死既七日尙無以爲殮也善才以泥圍屍三匝須臾臭穢漸息蠅蚋四散虫蛆亦去腐爛者完好如常遂有生氣善才令聘魂歸其中從口入曰我返報大士去矣屍卽



蠕動聘張曰見母在傍涕泣亦嗚咽不禁母驚而狂叫鄰人咸集聘已起坐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因備言遇大士得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力求報父母恩大士命持貪淫軍酒諸戒與我功名壽算男惟不能斷酒餘俱如所戒大士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勿仕而已復顧母曰勿怖恐男實再生也後聘舉戊戌進士就真定縣今卒於官

懶怪

郭生者吳郡名家子弱冠未娶一夕讀書有好女子到其家與之狎自是過午輒至不意爲生妹窺見告其父父疑生有私媿因爲之婚及新婦入房啟帳見好女子在焉大驚走避舉家譁然逐之其女了無懼色反毅然責生曰我與若十年夙姻奈何戀新婚而逐我耶家人求禱於法師施亮生起醮壇作法勅王朱二天君持劔擊生卽奔突大呼良久乃定瞪目曰妖見神將下擊伏我脚下被神將斫百餘創破顱而遁殆卽死矣怪果絕郭生亦無恙居無何郭生家七口同日自地死後求法師來作法仆地中一人忽立而罵曰吾翁已千歲郭家殺之吾必滅郭氏中又一人攘臂起曰子識我爲上方君乎彼女子是千年水獺頗饒功行與郭氏子有緣爲



汝所殺今其子孫想於我我來與之伸冤汝之法無奈  
我何法師正惶惑間忽死者皆甦人問其故曰昨見五  
鬼甚悍拉我們至一窟中見羣怪昇一死獺身被百創  
頭顱粉碎衆妖縞素發喪弔者皆鱗介之屬聞相聚商  
量議倚貴神爲援賂獻珠寶無算貴神者卽上方君上  
方君貪其賄面許之羣孽得貴神援欲悉族類與法師  
相抗忽聞空中萬馬奔騰聲有金甲神騰空而下曳鐵  
鍊數十百條圍縛羣孽而去故我們依舊得活從此郭  
氏平安

天蓬尺

朱生某臨試日至較士館門腹痛甚廣文引驗主司放  
歸及抵家腹中隱隱作人語曰我爲姚洙金陵人明初  
爲偏將隸魏國公子麾下魏公子卽末生三世前身也  
主帥與我千人勦山賊深入被圍斃我妻潘氏求援不  
發我與千人死傷殆盡生還者不數人因強納我妻不  
從自經而死欲報已久故來索命家人詰之曰彼時何  
不卽報乃遲數百年始報耶曰彼爲元戎忠且勇宿根  
甚厚故不得報及再世則爲高僧至三世則爲顯官有  
實政又不得報卽今生彼亦有科名尙不得報今彼一  
言而殺三命祿位已削方得報之也問殺三命者何事



曰渠某月日錯告某爲盜并其妻弟俱死非殺三命耶  
先是朱生被竊心疑是鄰人張某所偷告官究治以形  
迹可疑真賊不獲張與妻及其弟拖累而死事實有之  
時同邑有周生者學法治鬼怪頗驗聞之往候朱生有  
懼色腹中不作聲周生出復大言曰我豈畏若耶我畏  
其天蓬尺耳詢之周生果持之袖中也又有行脚僧西  
蓮者候朱見朱痛楚狀乃口誦其咒腹中曰師德行人  
乃誦咒禁我耶西蓮曰我與汝解冤何爲禁汝腹中曰  
若欲解冤須誦法華經師所持咒是穢迹金剛咒命惡  
神強禁我我豈服哉西蓮曰我卽起道場誦法華經能  
解仇釋宿冤乎腹中唯唯又要真錘若干錠立券約書  
中保曰依我我卽捨之去但我貴者當從口中出詣跟  
隨者從後竅出朱生遂嘔痰斗許下洩數日而聲遂息  
越數日腹中復言曰我之仇已解奈死賊圍者又甚衆  
渠等不肯釋奈何於是聞千百人喧闐腹中朱生患苦  
不堪而逝

### 撮土避賊

江州醫生萬君諱業甚精遠近就醫者絡繹君謨皆盡  
心療之絕不計其有無酬謝也甚有貧者款之于家病  
愈而遣之一日有道人款門求醫萬診之曰師病痞膈



服藥數十劑可以乎復道人曰來自廬山奈往返何因  
留治之月餘果瘳崇禎末年間事也其時流寇猖獗所  
在患其突至君謨憂之道人曰公有力可徙避之乎君  
謨曰餬口之外毫無長物資生且無別業棲托奈何臨  
行道入令君謨取土斗許咒之命藏於功德堂中晨夕  
焚香俸有賊至取升許土撒前後門閉戶不出只喫炒  
米不舉火食度賊退後乃出賊入城數次及官兵至俱  
用此法絕無所損鄰人有回視者云但見雲霧而已及  
土用完世已太平

沙彌思老虎

五台山某禪師收一沙彌年甫三歲五台山最高師徒  
在山頂修行從不一下山後十餘年禪師同弟子下山  
沙彌見牛馬雞犬皆不識也師因指而告之曰此牛也  
可以耕田此馬也可以騎此雞犬也可以報曉可以守  
門沙彌唯唯少頃一少年女子走過沙彌驚問此又是  
何物師慮其動心正色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  
遭咬死尸骨無存沙彌唯唯晚間上山師問汝今日在  
山下所見之物可有心上思想他的否曰一切物我都  
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總覺捨他不得

子不語娘娘



固安鄉人劉瑞販雞爲生年二十頗有姿貌一日驅十餘雞往城中販賣將近城門見一女子容態絕世呼曰劉郎來耶請坐石上與郎有言我仙人也與郎有緣故坐此等君君不須驚怕决不害君且有益于君但可惜前緣止有三年耳君此去賣雞必遇一人全買可以掃檐而空錢可得八千四百文劉唯唯前行心終恐懼及至城中賣雞果如所言心愈驚疑以爲鬼魅思避之乃繞道從別路歸家則此女已坐其家中矣笑曰前緣早定豈君所能避耶劉不得已竟與成親宛然人也及旦謂劉曰住房太小我住不慣須改造數間劉曰我但有

雞價八千何能造屋女曰君不須慮及于此我知此房地主亦非君產是君叔劉癩子地乎曰然曰此時癩子在賭錢場上輸了二千五百文君速往他必向君借銀君如數與之地可得也劉往賭錢處果見乃叔被人索賭債捆縛樹上見劉瑞喜不自勝曰姪肯爲我還賭錢我情願將房地立契奉贈劉與錢立契而歸女在其屋旁添造樓屋三間頗爲宏敞頃刻家伙俱全亦不知其何從來也鄉鄰聞之爭來請見劉歸問之可使得否女曰何妨一見但鄉鄰中有王五者素行不端我惡其人叫他不必來劉以告王王不肯曰衆鄰皆見何獨外我



遂與羣鄰一闕而入羣鄰齊作揖呼嫂問安女答禮回問顏甚溫和王五笑曰阿嫂昨宵受用否女罵曰我早知汝積惡種種原不許汝來還敢如此撒野厲聲喝曰捆起來王五雙手反接跪矣又喝曰掌嘴王五自己披頰不已于是衆鄰齊跪代爲討饒女曰看諸鄰面上义他出去王五踉蹌倒爬而出嗣後遠逃不敢再住村中女爲劉生一子眉目清秀端重寡言劉家業小康不復販雞矣一日女忽置酒抱其兒置劉懷中而痛哭不已劉驚問故曰郎不記我從前三年緣滿之說乎今三年矣天定之數絲毫不爽不能多也但我去後君不妨續

娶囑後妻善撫我兒須知我常常要來看兒我能見人不能見我也劉聞之大慟女起身徑行劉牽其衣曰我因卿來之後家業小康今卿去後我何以爲生女曰所慮甚是我亦思量到此乃袖中出一木偶長寸餘贈劉曰此人姓子名不語服事我之婢也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君打掃一樓供養之諸生意事可請教而行劉驚曰子不語得非是怪乎曰然劉曰怪可供養乎女曰我亦怪也君何以與我爲夫妻耶君須知萬類不齊有人類而不如怪者有怪類而賢于人者不可執一論也但此婢貌最醜怪故我以子不語名之不肯與人相見但



供養樓中聽其聲響可也劉從之置木偶于樓中供以香燭呼子不語娘娘則應聲如響舉家聞其聲不見其形也有酒食送樓上盤盤皆空但聞哺啜之聲踏梯脚迹弓鞋甚小女臨去時猶與劉抱臥三晝夜早起撫之渺然不見窗戶不開不知從何處去也俱子不語三年有問必答有謀必利忽一日此女向空而歸執劉手曰汝家財可有三千金乎曰有曰有則君之福量足矣不特妾去子不語娘娘妾亦攜之而去也嗣後向樓呼之無人答矣其子名釗入固安縣學華騰霄守備親見之

枯骨自贊

蘓州上方山有僧寺揚州汪姓者寓寺中日日聞清下喃喃人語召他客聽之皆有所聞疑有鬼訖窺糾僧衆用犁鋤掘之深五尺許得一朽棺中藏枯骨一具此外並無他物乃依舊掩埋未半刻又聞地下人語喃喃若聲自棺中出者衆人齊傾耳焉終不能辨其一字羣相驚疑或曰西房有德音禪師德行甚高能通鬼語盍請渠一聽汪卽與衆人請禪師來禪師偃偻于地良久許曰不必探他此鬼前世作大官好人奉承死後無人奉承故時時在棺材中自稱自贊耳衆人大笑而散土中聲亦漸漸微矣



藤花送終

吏部衙門有藤花一枝係千年之物古榦如龍一人不能合抱葉覆三間堂寢夏日尤涼每與牡丹齊開乾隆六年家宰甘公汝來與果毅公納親選官堂上甫唱名抽簽而甘公薨于椅上手猶執筆未落也納公奏開上賞銀一千兩命所屬經紀其喪其夕藤花盛開結蕊發花大香三日較暮春時更盛十倍不知是何徵也

續新齊諧第二

續新齊諧第三

隨園戲編

狽

常州蔣明府言佛所騎之獅象人所知也佛所騎之狽人所不知狽乃僵尸所變有某夜行見尸改棺而出某知是僵尸俟其出取瓦石填滿其棺而已登農家樓上觀之將至四更尸大踏步歸手若有所抱持之物到棺前不得入張目怒視其光燦燦見樓上有人遂來尋求皆腿硬如枯木不能登梯怒而去梯某懼不能下乃攀樹枝黃緣而墜僵尸知而逐之某窘急幸平生善泅心



掃尸不能入水遂渡水而立尸果躑躅良久作怪聲哀  
號三躍三跳化作獸形而去地下遺物是一孩子尸被  
其咀嚼只存半體血已全枯或曰尸初變旱魃再變卽  
爲犼犼有神通口吐烟火能與龍鬪故佛騎以鎮壓之

### 地仙遭劫

乾隆二十七年杭州葉商造花園開池得二缸上下覆  
合疑有害命人啟之則一道人跌坐在中爪長丈許繞  
身三匝兩目營然似笑非笑問係何朝之人搖頭不答  
飲以茶湯亦不能言商故富豪喜行善事蒸人參湯灌  
之終不能言微笑而已商意是煉形之地仙功行未滿

者將依舊爲之覆藏其奴喜見者想取其爪夸人以爲  
異物私取剪剪之誤傷其身鮮血流出道人兩眼淚下  
隨卽倒斃化枯骨一堆余按南史列傳載有人掘地開  
棺見一女子白襜將成地仙慎無傷我掘者利其金釧  
斷腕取之遂血流而化枯骨方知古今事往往相同殆  
劫數也事見王元謨傳

### 張闢王

杭州有張秀才者素無行武斷鄉里一日過友人家聞  
某村有女巫能呼召鬼神從者甚衆張往觀之巫正作  
法觀者如堵張上前手披其頰曰汝妖言惑衆罪不可



道若我作閻王必斬汝觀者羣散去未幾巫果病落頭  
疽而死人因呼爲張閻王又數年張小病見兩公人素  
不相識邀之同行走至一署殿宇輝煌兩神捲簾左右  
坐中一神座前垂廉面不可見張問神何故見召神云  
女巫告君故召訊君君定渠之罪甚富原無冤枉但君  
亦非正人須自將生前作惡其有多少一一自首令左  
右授以簡板白書其上張援筆直書兩面寫完尙覺未  
盡神觀之曰只此數案業已足矣君自擬應得何罪張  
思之良久曰應遭雷擊神曰不足蔽辜當擊三次命捲  
起殿中簾敎張仰視儼然已像始悟前身卽閻王因有

過惡又輪迴人世也俄而兩公人復來送張回里如夢  
初覺汗流浹背自是改過爲善一洗前非忽一日雷電  
交作震死于地旣而復甦又數月看戲于臺下雷電又  
至張知擊已叫衆人急避果震死少頃又甦踉蹌而歸  
訓蒙于鄉又一日雷聲殷殷繞屋不止渠恐第三次擊  
死未必能活因潛身于黑漆桌下霹靂一聲燒毀牀帳  
張竟得免心知劫數已過仍理舉子業兩年舉孝廉會  
試不第隨其戚梁階平中丞赴湖南巡撫任路過漢陽  
聞有某術士算命極靈往訪之術士云君此去小有佳  
處但壽命已盡只可一年卽回不可留戀回時仍來一



晤我有要事奉托張思其言如期而回再往訪之其人  
已死留札一函啟視之乃乞其帶櫬歸里也張爲載棺  
回杭州未一月無病卒于家余按廣博物志云雷火所  
及金石俱消惟漆器不壞張之第三次得免或以是耶

梁氏新婦

杭州張孝廉來云梁氏新婦娶未數日忽然癡矣口作  
北語啾啾不解細察之乃其亡兄之口吻其兄爲姚河  
臺之子作廣西同知卒于任所口稱新婦爲妹云有要  
緊事請主人面談適主人有足疾不能登樓乃請其夫  
人上樓新婦云我來無別話只要替造一斗母閣我便

去了夫人却之云汝要奉斗造閣是姚家事與梁氏無  
于乃云我與妹皆前生是斗母侍者也今姚氏家貧無  
力非梁氏不可如不依我我便同妹去復原位了夫人  
不得已許之新婦云非立誓賭咒我不信也于是家人  
皆以爲不可與爭辨良久姚公子生平並非佞佛奉道  
者死後忽要奉斗殊不可解杭州故事新婚婦手執寶  
瓶內盛五穀八門交替梁氏新婦執寶瓶過城門司門  
者索錢吵鬧新婦大驚遂覺恍惚後喫符水神魂少定  
曰我有三魂一魂失落于城門外一魂失落于寶瓶中  
須向兩處招歸之家人如其言新婦曰城門外魂已歸



續新列傳  
矣寶瓶中魂爲米櫃所壓尙不能出奈何蓋杭州風俗以新婦所執寶瓶俱放米櫃中故也如其言病雖差而神氣依舊恍惚

### 小婢八穴

張又言其尊人星子先生督學江西有小婢甚蠢忽然伶俐家人異之一日閉門洗浴久而不出呼之不應窺之無人撬門而入則浴盆之水尙溫也四面窗關纖塵不動但地板上有小洞僅容一鼠出人者啟板尋之中有穴深丈許婢臥其中痴迷不醒灌以薑汁良久方蘇云一月之前遇一少年婦人待之甚厚教之甚勤其忽

變蠢爲黠者皆此婦所教也語我云我有冤要你主人申雪我許之而不敢上言隔數日婦來責我失約我對以畏主人故不敢婦人云你所說亦有理我不怪你我有一絕好花園何不同我往遊遂拉至一處有小小紅門狹室數間我云並無可遊我要回去婦人云我與你且去小坐片時養養足力忽聞外邊喧嚷聲婦人驚避而走方知你們來尋我遂拉之出穴鬼亦杳然婢年十六七隨即嫁人至今安然無恙年已五十餘矣

### 吹銅龍送枉死魂鍋上有守飯童子

慈溪袁玉梁凡上扶出汪姓者嚴州人秀才赴秋試死



于七里瀧飄蕩無歸憑此語人云水死者其初死時輒  
有人收管八一處如今之班房其主之者名司官次日  
始查籍貫遣卒解赴閻王起行時吹銅龍送之銅龍以  
銅爲之曲其柄如今之馬上小喇叭狀聲甚淒切汪至  
冥府王查其生平無大惡釋之亦不令托生亦無人拘  
管聽其飄揚故得至此并言鬼無樂趣每苦寒冷必欲  
就人身傍吸其生氣始得融暢倘吸氣之時數鬼爭擠  
一有不慎逼近人體卽有焦灼之患又怕大風風起時  
必伏地不能行因風大卽帶有罡氣風着鬼體其重如  
山每望見風起色如黑漆遇大風時如板片一般片片  
擦鬼背而過能令鬼體消鑠又苦饑輒入人家竊飯氣  
爲食凡大家食指多者其飯氣濃厚食之耐饑貧家飯  
氣薄不足供飽食也竊飯時鍋上常有童子守之童子  
屬竈君所管每見鬼竊飯氣必相追逐故大家之飯亦  
不易得其竊飯氣必俟飯熟開鍋時有風則飯氣四散  
鬼以手攬之如絲絮狀可搏而食若無風則飯氣上達  
爲童子所守不可竊也

打破鬼例

李生夜讀家臨水次聞鬼語明且某來渡水此我替身  
也至次日果有人來渡某力阻之其人不渡而去夜鬼



來責之曰與汝何事而使我不得替身李問汝等輪回  
必須替身何也鬼曰陰司向例如此我亦不知其所自  
始猶之人間補廩補官必待缺出想是一理李曉之曰  
汝誤矣廩有糧官有俸皆國家錢糧不可虛糜故有額  
限不得不然若人生天地間陰陽鼓蕩自滅自生自食  
其力造化那有工夫管此閒賬耶鬼曰聞轉輪王實管  
此賬李曰汝卽以我此語去問轉輪王王以爲必需替  
身汝卽來拉我作替身以便我見轉輪王將面罵之鬼  
大喜跳躍而去從此竟不再來

### 道士留符

常州吳某刑部郎中諱楫之祖素好道自京師歸店晤  
一道士風采絕異不帶行李而宿夜覘之赤身而坐氣  
咻咻然從耳中出蚊不敢近且起將行吳詢所往曰我  
雲遊無定處吳拉之南歸供奉甚敬居數年臨死授二  
符曰我受君恩未報他日有事可以此符鎮壓所以謝  
君也已而吳某卒其夫人大病垂危屢見鬼魅夜遣婢  
環視有僕素健壯好酒有胆設席于門外已醉睡矣夢  
一老者隨一童子持壺杯各一謂童子曰彼好酒可令  
飲一杯童子將一杯置老僕臍內斟之初覺甚熱後不  
能耐乃大呼而起咳嗽一聲口血已噴滿地從此鬼更



猖獗未幾家人收拾地方將停夫人之柩偶在箱中翻  
出道士符乃釘挂帳上夫人久不言語見忽詫曰帳上  
懸一明鏡中有甲冑將軍持刀逐鬼鬼盡遠遁矣夫人  
從此病愈又十餘年而終親友中有病家借其符驅鬼  
無不驗者旋竟失去

### 奪狀元須損壽

康熙癸未江南士子赴都會試解元某負才傲物陵轍  
同輩每曰今歲狀元舍我其誰同輩不堪其侮既至京  
師試期且近同舍生夜夢文昌帝君陞殿臚傳及唱名  
則某果狀元也同舍生意竊不平未幾有女子披髮呼

冤曰某行止有虧不可冠多士須另換一人帝君有難  
色顧朱衣神問之朱衣神曰萬歷間亦有此事以下科  
狀元移置上科其人早中三年減壽六歲此例今可照  
也遂重唱名狀元爲王式丹且起某大言如常同舍生  
告之以夢某失色曰此冤孽難逃匪特不思作狀元并  
不復應試矣亟束裝歸半途而卒是科狀元果王式丹  
也壽六十

### 炤心袍

錢唐錢蔭庭云曾從天津買舟回杭同舟楊姓者無錫  
秀才日坐舟中默默罕言錢因其木訥亦不與其談一



日偶言因果錢甚不信傷因極言其有且云一月內有數夜往陰間公差專司鈎取人命之事皆以一紙票註其人名若有一命之榮及侯王將想必加一殊印如人間官府牌票其印文彷彿官印篆法但不識其爲何字閻王訊問陽間善惡先用一袍罩人身上如人間一口鍾之樣人着此衣在生曖昧虧心之事不覺自吐陰間待人極寬人在陽間有一惡念若復有一善念卽將前惡念銷去司此者前明于忠肅公掌之至今尙未遷去

### 羅刹國大荒

趙依吉臨安歸遇僧說本年二月六日有臨安二人一姓趙一姓李販猪來賣于杭州到半途趙猪已賣矣欲先歸李姓者要與同歸趙不肯李怒罵曰汝雖行必有惡鬼攔阻不得到家某惡其言禱于元壇廟而行至大橋渡夜已二更果見前四人蓬頭惡面七竅流血環而圍之渠恃勇欲揮拳一鬼以黑帕直套其頭便覺冷氣攻心口不能聲倒于地矣羣鬼以泥塞其口鼻忽前有人持棍來趕散四鬼以手提趙擲之曰我特來救汝我卽元壇神也此四鬼者因去年羅刹國大荒餓鬼無處寬食故逃入中國作崇汝所遇者羅刹之餓鬼也但子



雖脫于禍恐有後患須到家後用香十三枝自竈前點  
至門外方可脫然趙驚醒不料其身已臥自家門外乃  
望空拜謝如其言果無恙

紹興李先生

紹興李直穎作幕山東太谷縣夜眠書齋有老人伸靴  
于坑下曰我山陰人亦幕客也死不得歸奴竊銀信衣  
服而逃至今家中猶未能知求君爲我寄信到家李曰  
不必寄信我卽日要返舍歸時卽送君柩歸可也鬼大  
喜拜謝且曰無以報恩願代爲辦案從此李每宵熟寢  
而凡上之案已辦定矣一時有神明之稱逾年送其柩

歸其妻子泣迎于門曰昨夜夢老相公靈輜還家故在  
此相迎耳

怨氣變蛇

亳州貢生卞某家頗富住城西五里地名小鎮家多豪  
僕皆倚主人之勢橫行鄉曲鄉民陳老有田數畝與卞  
宅相近禾稼屢被卞家騾馬踐傷與之理說反受豪奴  
辱罵陳老自度勢不相敵莫敢誰何致成膈疾年餘將  
死一日喚工人至家作棺謂工人曰棺後爲我開一小  
穴聞者皆咤之問其故陳老曰我被卞家欺氣而死自  
諒生不能報讐欲死後變蛇以食卞之心肝方泄我恨



工人笑而從之至晚工匠歸過郅宅咸以此事爲新聞  
笑語喧嘩適值郅某閒立門外見衆人狂笑因內中有  
素熟識者問之其人卽將陳老語相告郅驚曰我實不  
知明日清晨至陳家云前事皆家人放肆故親來請罪  
望翁宥我陳老曰公果不知能將家人某某等當我面  
責處我卽不恨公也郅曰可卽邀陳老至家將家人重  
責又着叩頭陪禮并留之小酌陳老大悅卽能進飲食  
忽胷中作嘔吐出一物長尺許衆視之乃一小蛇遊于  
痰沫內部駭然曰非我今日請罪則翁必化蛇相報矣  
自後陳病亦愈

### 心經誅狐

錢唐秀才鄭國相有妹適羅氏於康熙甲申十月初旬  
夜坐忽有風從窗隙中入微有氣息旋見一少年滿粧  
美女嬉笑而至後隨一毛物不滿三尺身披半臂美女  
與妹言笑不覺隨之而行或山林或城市來往輕疾不  
知其魂之離體也或殭臥三五日方甦妖戒勿洩洩必  
害其性命故不敢語人其家以爲病瘋如此者至乙酉  
八月國相遠歸鄉試延妹回家中秋晚再四詰之始吐  
其實是夜妖卽開至五更而去次夜復至妹卽暈絕國  
相挈妹衣領朗誦心經始得釋回每日因虔禱所供大



士前願刊施二千餘部除妖救妹是夜妖至舉家朗誦  
大士寶號飯頃始甦云正在危急之際空中現大士呼  
孽畜何得至此妖應曰因饑覓食耳大士叱之隨去以  
手向妖一指騰空而起妖亦不見衆覺旃檀香滿室妹  
得安寢次日午後忽又女魂附體口作北音國相取周  
易鎮之彼云乾元亨利貞我曾讀過不須取來口中只  
喚還我胡三哥來不絕因一一詢之云我姓繆喚繆三  
姑年十六歲時池邊採荷花見一美女與我笑語云是  
汪大姑背後隨者卽胡三哥名叫將恒自稱天下老狐  
第三故稱胡三哥我被其迷因此而亡汪大姑得脫生

去今已四十二年我依倚胡三哥尋一替代去年十月  
連你妹子尋有三人期在一年之內三人中必將一人  
收盡眼光方可替代今胡三哥被收我無所歸奈何國  
相云汝何不歸母家夫家云母家遠在江西不能去七  
月間見蘭盆會上丈夫搶食想已不在人世矣言訖悽  
然國相允以誦心經三百卷超度纔卽合掌禮謝云得  
此我可再生人世你爲我先誦兩卷何如國相每誦一  
卷繆卽念阿彌陀佛一聲誦至三四卷乃云不須多誦  
若多則太重了我手不能持并索燒酒牛肉銀定五百  
烟筒荷包一一從之起身作禮致謝而去飯頃妹病始



鞋作伸吟聲云我被繆三姑藏山洞中正在啼哭忽見繆三姑面色微紅似有酒氣胸懷銀錠口含烟筒手捧白紙經卷口稱般若波羅密多而來云汝父兄念汝領汝回去走得脚痛故呻吟也次早忽又作繆語云菩薩不忍將胡三哥殺害不過拘繫而已今聞胡三哥要打千尺深的地洞逃出來害汝妹性命我感你恩故來報信大相公可再求大士使他不得逃出國相又虔禱大士前願再刊施心經千卷共三千卷并將此胡三哥爲怪之事載于經後普勸世人禱畢繆三姑云如此甚好但昨日與我的銀錠虛數不敷又云心經被人來奪扯碎了烟袋因狗叫心驚失掉了今要銀錠一千裙袂二副仍要烟袋荷包燒酒牛肉許我心經可先念三十卷須做一紙箱開蓋對箱朗誦自然卷數在內又云九月初一日可齋供大士將你妹子歸依菩薩取名觀貞打一銀鎖將法名繫上挂在胸前以避凶災以保年壽只是一備辦候暮而送又云此刻大士已帶了胡三哥到城隍處你妹子亦去赴審矣黃昏後妹甦曰城隍廟審事回來備說先在廟門外見城隍神迎接大士上殿正坐城隍在下側首旁坐我跪大士側邊胡三哥跪丹拜下大士向城隍說了些話城隍就問胡三曰孽畜何



得擾害生人胡三答曰我原在新宮橋裡住因橋折造  
借居羅家空樓此係女鬼他來跟我覓食的城隍卽令  
判官查我父母及吾兄之籍又查羅宅之籍查畢叱曰  
他是生人如何說是女鬼喝令掌嘴掌畢復抽籤擲地  
將胡三哥重打三十板曰我處亦不究你解往真人府  
去治罪隨點役二人備文解去解差手執紅棍將胡三  
哥鎖押而去大士出廟升天我亦出廟門繆三姑領我  
回來于是延巫祭奠繆三姑相送而去不復來矣至二  
十六夜其妹夜半夢前解差二人一人手執長鎗鎗上  
挂一毛頭帶有血痕曰胡三已正法矣妹驚醒次夜甫

就枕卽有一毛頭滾地而來將女左臂帶衣痛咬一口  
隨卽喊叫其頭不見只見左臂衣上染有血痕自此或  
晝或夜每見毛頭在脚邊滾來滾去九月初一日依繆  
三姑之言置鎖鑿名齋供大士妹見大士吩咐胡三已  
經正法你終身勿往東南去汝兄許繆三姑心經三百  
卷他得此經已成地仙矣我之心經重大汝兄須加敬  
奉大士又取香灰在女頭上書符鎮之而醒于是國相  
同妹叩謝但滾地之頭不時來攪國相亦每夜夢與人  
殿擊不見其形但見有一不滿三尺之黑物而已忽悟  
心經佛力浩大可以解冤釋結超度苦魂又向大士前



再拜願誦心經三百卷超度胡三以解此結于是毛頭亦不復再見此皆國相親歷之事向人言之

### 旱魃有三種

一種似獸一種乃僵屍所變皆能爲旱止風雨惟上上旱魃名格爲害尤甚似人而長頭頂有一目能吃龍雨師皆畏之見雲起仰首吹噓雲卽散而日愈烈日不能制或云天應旱則山川之氣融結而成忽然不見則雨

### 鬼脚甚香能行經受胎

寧波周秀才在於潛署內作幕久之形狀羸瘦同事疑之叩問總言無他一日同食西瓜客有言鬼無脚周忽

云鬼不特有脚且女鬼之脚甚香羣問何所見周頓首失言衆再四詰之始言于某夜月光下有所感觸對月長嘆忽見對過廊下有一婦人甚美亦對月長嘆周初疑爲署中人坦然不懼訊其所嘆何故遽答曰子不知我之所嘆猶我之不知子之所嘆也少頃周閉門而睡心悔月下逢此美婦人惜未細談忽聞窗外小語云君果有意當于明夜月下再會至次夜周屏僮僕相俟月下久不至疑其爽約至四更忽見婦人踉蹌而來曰我爲君馳千里而來叩之故曰今夜往江南六合祝盟姊壽去時有同伴數人恐久留失約故撇同伴獨回途間



恐遇虎狼膽怯行遲故後期天且漸曉不能繼續如君  
必欲相會可與僮僕分居恐與陰陽有犯如其言奴知  
主人室中有鬼堅不肯移周大怒奴始從之然每夜必  
窺探主人之室婦人遂不至久之僮亦釋然不復來擾  
忽婦人至曰君毋畏我係前幕友某人之妾松江人偶  
小疾爲庸醫所誤遂歿以陽壽未終冥籍不收可以閒  
遊查露水夫妻簿上與君有緣但註定只應交媾一百  
十六次若無人知則相處可長否則緣盡必散又云君  
外尙有一人亦有夙緣應數百次不知何日得會自此  
後可爲地仙不復輪迴且我行經受胎皆與人同奈君  
命中無子我不能爲君嗣續耳從此周形神愈同入  
知其事促之歸周亦以同人皆知身不能安遂歸寧波  
身漸充肥周每與女交用紅圈印于憲書月日之下同  
人數之得一百二十六圈

王弼

王弼字良輔秦州人行醫延安遇巫王萬里與從子尙  
賢賣卜龍沙忿其語侵坐折辱之萬里志甚驅鬼物懼  
弼弼夜坐忽聞窗外悲嘯聲啟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  
也翼白晝哭於門且稱冤弼乃祝曰豈子藥殺爾耶苟  
非子當白爾冤鬼曰兒聞人多唯翁可託故來訴翁非



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冤宜集十人爲証佐弼如其言鬼  
曰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  
時月在庚故小字爲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  
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父晝臥兒樵未還兒偶步  
牆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咒之見昏迷瞪視不能語  
萬里負至柳林反接于樹先剝其髮纏以絲絲次穴胸  
割心肝暨眼舌耳鼻指爪之屬粉而爲丸納諸炮中復  
束紙作人形以咒劫制使爲奴服役稍怠舉鍼刺之痛  
不可言昨以翁見辱乃遣兒報翁兒心弗忍也翁能憐  
之勿使銜冤九泉兒誓與翁結爲父子在坐諸父慎毋

以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悲弼共十人者皆灑涕備書  
月西辭聯署其名潛白于縣縣審之如初急逮萬里叔  
姪鞠之始猶抵拒月西與爭反覆甚苦且請搜其行囊  
遂獲符章印尺長鍼短釘諸物萬里乃引狀云萬里廬  
陵人售術至興元逢劉鍊師授以採生法大概如月西  
言萬里弗之信劉於囊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  
曰此咸寧李延奴爲吾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萬緡當  
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允諾劉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  
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游先生仁人  
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鄭



生者與語意合又獲耿頑童者亦奴畜之其歸錢數如  
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  
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卿爲左驗和卿來心頗  
疑之雜處稠人中弼陽問誰爲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  
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歷叩家事  
慰勞如平生官爲具成案上大府將定罪而萬里死于  
獄初弼訴縣歸親賓持壺觴樂之忽聞對泣聲弼詢之  
鬼曰我耿頑童李延奴也月西寃已伸翁寧不憫我二  
人耶弼難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爲父子吾獨非翁兒  
女耶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弼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

退頑童父德寶延奴父福保至其所言皆驗自是三鬼  
留弼家晝相隨行夜同弼臥雖不見形其聲琅然弼從  
容問曰門當有神爾曷從八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  
戶上耳曰吾欲燕紙錢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  
而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頑童善歌遇弼飲  
則唱漢東山調爲壽弼連以酒酌地頑童輒醉應對皆  
失倫容戲以醯代之頑童怒曰幾蜚吾喉吻何物小子  
惡劇至此噉噉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慚而遁月西尤  
黠慧時與弼諸子相謔言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向有  
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兒何必然徒見其不智



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聲

### 蕭總管求焚

咸南元爲歸安知縣有蕭總管祠甚靈廟壯麗持甚一日過之值賽會之期聚數千人咸告于神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昇木偶于掄上竟不雨沉之水中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入舟中侍者失色走報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咸笑曰是總管求焚也命繫其舟側顧岸傍有社祠則遣黠隸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蓋諸賽者賄沒人所爲也遂焚之而杖作僞者

### 全州兵書匣乃水怪奔雲之骨

乾隆丙辰余過廣西全州見絕壁之上有匣似木非木其上無蓋舟人云諸葛亮藏兵書處甲辰余再過臬州已將五十年矣仰而諦視絲毫無損疑世上焉得有此不朽之木後廣西布政司奇公過其地用千里鏡測之的是木匣非石匣也其下江流迅急舟難久停心中終以爲疑後閱湧幢小品云嘉靖皇帝常遣南昌姜御史往取兵書姜架雲梯募健卒緣梯而上乃一木棺厚尺許黃黑色其上有蓋啟之中有白骨頭顱大如車輪兩牙長一尺餘鋒利如刀遂取以下御史據實奏聞瘞其



骨千山側是夜姜夢一虎頭人長丈餘撞門而入瞪目  
怒曰余水神巫支祈之第三子奔雲是也能出入風雲  
吞嚙虎豹當禹治水時我父子與之大戰我敗伏山澤  
中伯益來放火幾爲所燒我咬傷伯益之指而逃禹王  
大怒命天將庚辰用神霄劍斬我擲尸江中其時我父  
尙在命羣水怪取陰沉木爲棺葬我于此將來劫滿時  
我尙想下世報仇汝乃命某平來剖棺戮尸耶然汝貴  
人也奉天子命而來我不能害彼破浩之卒吾將取其  
命矣言畢而去次日卒果暴亡余按陰沉木乃淇荒以  
前之木經過劫灰者萬年不壞以故歷千百年巍然不  
朽其蓋被姜御史所取故今猶暴露也余丙午遊武夷  
山見大藏山洞之虹橋板森森架立恨無姜御史其人  
者架雲梯取而視之



